

HARRY BOSCHI [鮑許探長]

「優雅且深具洞察力」的美國推理大師

麥可·康納利

Michael Connelly — 著

陳靜妍 — 譯



水泥中
的 Concrete
Blond
金髮女子

「對抗怪物的人，應該在過程中，小心自己不要也變成怪物；當你窺望無底洞時，無底洞也在看著你……」——尼采

麥可·康納利不僅是享譽國際的暢銷作家，更躋身美國最優秀的大師級作家之林。本書是「鮑許探長」系列又一精采力作，被譽為繼《沈默的羔羊》後，同類型小說中的最佳作品，更是一本捧讀即無法放下的傑作。書中對於正義的思索與對真相的抽絲剝繭，皆可讓讀者領略多層次的閱讀樂趣。

「化妝師」是洛杉磯最詭異的連續殺人犯，當洛杉磯警探哈瑞·鮑許開槍射殺諾曼·裘區時，警方相信化妝師已經落網，緝捕行動結束。然而多年後，諾曼·裘區的遺孀卻控訴鮑許殺錯了人；更糟的是，鮑許收到一張奚落的短箋，似乎來自化妝師本人。究竟化妝師還活著嗎？或者，這只是不懷好意的抄襲犯，決心重複化妝師令人毛骨悚然的手藝，順便在過程中毀了鮑許的事業？為什麼是水泥中的金髮女子？又有多少受害的金髮女郎？一位在法庭外角落撿煙蒂的遊民說：「正義在發生！」而正義是法院外正義女神雕像射出的箭，還是躺在水泥中的金髮女郎死前的咒詛？是令人聞風喪膽的法庭女律師熟練的台詞，

——英國《樂》雜誌 (Time Out)

水泥中的 The Concrete Blond 的金髮女子

ISBN 978-957-08-3216-7



9 789570 832167

康納利系列

鮑許探長(Harry Bosch)



水泥中的
金髮女子
The Concrete Blonde

麥可·康納利(Michael Connelly) 著

陳靜妍 譯

康納利系列

水泥中的金髮女子

2007年12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新臺幣360元

著者 Michael Connelly
譯者 陳靜妍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編輯部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02)27634300轉5226
發行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5號7樓
電話：(02)29133656
台北忠孝門市：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樓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電話：(04)22371234 ext. 5
高雄門市：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
電話：(07)221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76837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叢書主編 邱靖緘
校對 劉洪順
封面設計 李東記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78-957-08-3216-7 (軟皮精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THE CONCRETE BLONDE by MICHAEL CONNELLY

Copyright © 1994 by MICHAEL CONNELL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 SPITZ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 division of Cathay Cultural Technology Hyperlinks

繁體中文版 © 聯經出版公司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水泥中的金髮女子 / Michael Connelly 著
陳靜妍譯。初版。臺北市：聯經，2007年12月
(民96) 448面；14.8×21公分。(康納利系列)
譯名：The Concrete Blonde

ISBN 978-957-08-3216-7 (軟皮精裝)

874.57

96021197

精彩書評

「我所讀過最真實的犯罪小說之一——獨樹一格、不可思議的故事情節，從第一頁就深深吸引讀者，無法放手。」
——詹姆斯·李·博克 (James Lee Burke)
兩屆愛倫坡大獎得主

「錯綜複雜、令人讚嘆的情節中，每個轉折都有深度的知識……如果想要成為犯罪小說家，應該學習本書所展現，氣勢磅礴的技巧。」

——《星期泰晤士報》 (The Sunday Times)

「一本傑出的犯罪小說，使康納利躋身美國犯罪小說名家之列。」

——《星期泰晤士報》 (The Sunday Times)

「真材實料，自《沉默的羔羊》後，同類型小說中的最佳作品……無法放下的傑作。」

——英國《樂》雜誌 (Time Out)

「登峰造極之作……閃爍著頂尖犯罪小說所有必要的特質」

——《愛爾蘭時報》 (Irish Times)

「嘆為觀止……豐富的細節，強烈的人物特質，各個情感層次上充滿引人入勝的情節……康納利以純熟的技巧描繪出警探和他所置身，充滿折磨、恐懼、危險的世界。」

——《時人雜誌》(People Magazine)

「令人印象深刻……具說服力的氛圍、豐富的辦案程序細節、真實的對話、緊湊的情節與一個不完美的英雄。」

——《泰晤士報》(The Times)

「他的殺人方式和令人困惑的偵辦方式非常巧妙，為獵殺過程的刺激添加了知性的衝擊。」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非常靈巧，完全可信……恐怖、懸疑，過程和目標都如磐石般穩固……沒有走調，令人深感滿意。」

——《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

導讀

黑暗的層次與其他

陳靜芳

「我想在這世上我可能只確切知道一件事。那就是真相並無法讓我們自由。」

——麥可·康納利

美國重量級推理小說家麥可·康納利一九五七年生於費城，十一歲時舉家遷居佛州羅德岱堡。家中有六個小孩，康納利排行老二。由於愛爾蘭裔的父祖都在建築業工作，因此康納利就讀佛州大學時主修的正是建築結構。康納利本身對建築科系並無多大興趣，成績普通，夜晚多流連於佛州根茲維的酒吧、書店與電影院。倒是大二的一次觀影經驗，讓他人生轉了個大彎，更一舉成爲風靡國際推理界的風雲人物。

這部影響康納利人生方向的電影正是根據美國推理小說大師雷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同名小說改編，由勞勃·阿特曼（Robert Altman）執導的《漫長的告別》（*The Long Goodbye*）。該片劇本由布雷克特（Leigh Brackett）操刀。當時康納利並未拜讀過錢德勒原著，單

純受到電影劇情吸引。隔天晚上康納利已無心建築課業，決定回到電影院重新觀賞這部電影。接下來一週內，康納利密集拜讀錢德勒所有著作，當下決心成為推理小說家，於是改修新聞及寫作課程，與水泥的漫長關係自此劃下句點。

康納利深知擔任犯罪新聞記者不僅可鍛鍊文筆，也能實際觀察犯罪調查過程與脆弱人性遭受暴力摧殘的反應，以及一窺警界與政界機制運作不為人知的內幕，一九八〇年自佛羅里達大學畢業後，先在佛州達托納灣與羅德岱堡地方報紙謀職。一九八五年，任職於《羅德岱堡太陽哨兵報》期間，曾參與報導由羅德岱堡升空在達拉斯墜機的Delta航空一九一班機事故，花了一年時間深入訪問生還者。一九八六年該系列精采報導獲普立茲獎提名，康納利也因此被挖角到美國西岸的《洛杉磯時報》。而洛杉磯正是他敬仰的文壇前輩錢德勒筆下描繪的城市。康納利在洛杉磯期間，白天當記者四處採訪，晚上與週末則埋首於小說創作，並謹守大學時期寫作課老師庫魯斯（Harry Crews）的叮嚀，每日必提筆寫作。

一九九二年康納利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黑暗回聲》（*The Black Echo*），作品不僅叫好叫座，獲美國推理小說文類重要指標愛倫坡大獎肯定（愛倫坡大獎（Edgar Allan Poe Awards）為成立於一九四五年之美國推理作家協會（Mystery Writers of America, MWA）所創辦），藉由他筆下的小說主角鮑許探長（Hieronymus “Harry” Bosch），康納利帶出了一系列以鮑許為主角的系列作品，一口氣寫下十餘冊，包括著名的三本小說《黑冰》（*The Black Ice*）、《水泥中的金髮女子》（*The Concrete Blonde*）和《最後的美洲狼》（*The Last Coyote*）等，當康納利在小說世界裡終結一樁樁懸案，無形中似乎也給犯罪率節節攀升的洛城帶來一絲正義的希望。讀者經由康納利的小說窺見今日洛城面貌，正如同讀者透過錢德勒之筆，藉其筆下的私家偵探馬羅（Philip Marlowe）感受一

九四、五〇年代洛城的脈動。

康納利在書中不僅述及洛城的犯罪問題如毒品氾濫（如《黑冰》）、色情猖獗（如《水泥中的金髮女子》）以及種族議題和警界貪污腐敗黑幕（見《墮落天使》*Angels Fight*），也在書中提及發生於洛城當地的實際事件，如灌叢火災（見《黑冰》）、一九九四年洛杉磯大地震（見《最後的美洲狼》）、一九九二年因羅德尼·金（Rodney King）事件而起的洛杉磯暴動和掀起美國種族風暴至今餘波未平的辛浦森案（見《墮落天使》）。康納利於文本中穿插這些真實事件，在虛構的小說世界則營造更為寫實的氛圍。

事實上，真實事件在康納利的小說及其作家生涯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一場墜機悲劇，將康納利從佛州帶到美國西岸大報社。記者生涯所目睹之無數犯罪事件與實地採訪報導成爲他步上作家之路的最佳基石，一系列以鮑許探長（Hieronymus “Harry” Bosch）^①爲主角的小說架構逐漸成型。更巧的是，就在康納利前往《洛杉磯時報》進行工作面談前一天，洛杉磯正好發生不可思議的銀行大搶案，事發經過有如電影情節，該案至今依然未破。

洛杉磯地底下有綿延數百公里之排水管道，在發生水災時供洩洪之用。一群聰明搶匪駕駛全地形機動車，一路開進地下排水管道，進入銀行五十公尺範圍內。接著他們在銀行金庫下方挖鑿地道，趁週末時清空銀行保險箱所有財物後逃逸無蹤。搶匪至今仍逍遙法外。這件轟動一時的真實搶案成爲康納利之鮑許系列第一部小說《黑暗回聲》的背景題材。

① 小說主角鮑許探長與著名荷蘭畫家波希（Hieronymus Bosch, 1450-1516）同名。波希畫作以魔幻怪誕富象徵意義聞名，如藏於巴黎羅浮宮之「愚人船」（The Ship of Fools）。康納利相當欣賞波希畫風，書房內牆上掛的正是波希名為「地獄」之畫作。

在《黑暗回聲》廣受好評且獲愛倫坡大獎肯定之後，康納利接著出版了《黑冰》與《水泥中的金髮女子》。在《水泥中的金髮女子》中記者仍占重要角色。不過在完成此書之際，康納利終於辭去《洛杉磯時報》工作，結束記者與作家雙重身分的生活，專心與小說主角鮑許警探共同打擊犯罪。

鮑許探長的角色與推理小說中常見的警探形象有不少相似處——中年單身男子，成長經驗不甚愉快，婚姻不順遂^②，痛恨一切不公之事與不義之人，對於急速攀升的犯罪率深有無力感，眉頭深鎖扛著沉重的破案壓力，偶爾尋求酒精慰藉，聽爵士樂紓解心情。但洛城警局的鮑許探長與喬治·派勒卡諾斯（George P. Pelecanos）筆下的華盛頓偵探德瑞克·史特蘭奇（Derek Strange）或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筆下的波士頓偵探派崔克·坎西（Patrick Kenzie）又是那麼截然不同。他們脾性南轅北轍，各自各地的地盤思考、試探、經歷甚至質疑所謂黑／白、光明／黑暗、正義／邪惡之間的模糊界線。在洛城警局，鮑許一方面要與躲在暗處的惡徒周旋鬥智，一方面還得提防警局同事冷不防扯他後腿甚至要他性命。

除了推理大師錢德勒之外，特立獨行、文風迥異的美國推理小說家詹姆斯·艾洛依（James Ellroy）對康納利作品也有影響。此一影響可從小說中鮑許的母親這一角色的鋪陳看出。鮑許探長之母的形象塑造與艾洛依之母的遭遇極為類似。鮑許之母一九六一年遭人謀殺棄屍，當時他十一歲，父不詳，在寄養家庭長大。事隔三十多年仍是一樁懸案。而在現實世界，小說家艾洛依之母

② 瑞典推理小說家歐克·愛華森（Ake Edwardson）筆下的溫德探長（Erik Winter）倒是少見特例。溫德探長不僅婚姻幸福，且妻兒總是悠閒在西班牙小島度假。

一九五八年遭人謀殺棄屍，當時艾洛依十歲。事隔將近五十年，至今也是一樁未破的懸案。

對於以「還死者公道」為職志的鮑許探長而言，母親遭人謀殺三十多年後，凶手仍逍遙法外，無疑是最深的痛。在《最後的美洲狼》一書中，鮑許決定面對糾纏自己三十多年的夢魘，拂去舊檔案上的灰塵，決心找出弑母的凶手。康納利在書中將時光倒轉，呈現錢德勒時代的洛城，並有著向大師致敬的意味。

經過四本暢銷的鮑許探長系列小說，求新求變的康納利改以記者為破案英雄，寫出非鮑許系列的單部推理之作，包括備受讚譽的驚悚小說《詩人》(The Poet)。《詩人》不僅獲安東尼大獎與尼羅·吳爾夫獎肯定，更被評為和湯瑪斯·哈里斯之驚悚經典《沉默的羔羊》同屬水準之上的佳作。甚至驚悚大師史蒂芬·金也為他寫序真情推薦。

從康納利的作品可窺見其閱讀品味之廣，包括尼采、孫子、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說家松本清張(Seicho Matsumoto)、美國冷硬派黑人小說家契斯特·海姆斯(Chester Himes)、專寫美國南方的推理小說家詹姆斯·李·博克(James Lee Burke)以及比爾·穆蒂(Bill Moody)都曾出現在康納利文本中。「為何寫推理小說？」康納利在非鮑許系列的《血型拼圖》一書中間接為讀者回答了這個問題。

《血型拼圖》書中主角亦是聯邦調查局退休探員泰瑞·麥克凱勒柏(Terry McCaleb)，見友人巴迪·洛克利奇(Buddy Lockridge)閱讀松本清張及比爾·穆蒂作品，於是兩人針對推理小說有段簡短對話。麥克凱勒柏表示現實生活中看多犯罪事件已疲於奔命，何必閱讀虛構的推理小說。洛克利奇則認為推理小說是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切井然有序，善惡定義分明，惡徒終究會得到報應，英雄獲得最後的勝利凱旋而歸，誰都別想逃過法律制裁。相較於現實世界不知多少命案凶

手逍遙法外的不爭事實，推理小說給讀者提供了定心丸。儘管前聯邦硬漢探員麥克凱勒柏認為這顯得乏味，洛克利奇卻認為推理小說相當令人安心。這是推理小說的理想狀態，但對於採訪犯罪事件有十幾年經驗的康納利而言，推理小說之凶手終究逃不過法律制裁的傳統，並無法真實反應社會現況。康納利在《詩人》一書中正試圖挑戰此一傳統。

現實與虛構交互影響的痕跡，在康納利作品中極容易窺見。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洛杉磯時報》記者康納利報導了維克·威斯（Vic Weiss）命案^③。五十一歲的維克·威斯是洛杉磯體育捐客、經紀人兼生意人。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威斯在比佛利山莊某飯店與人談成交易後，駕著勞斯萊斯汽車於返家途中失蹤。交易內容乃是關於從內華達大學挖角籃球教練傑瑞·塔坎尼（Jerry Tarkanian）至洛杉磯湖人隊一事。三日後威斯的勞斯萊斯座車被人發現停放在某飯店停車場。警方打開汽車赫然發現威斯陳屍於後車箱內，頭部遭槍擊身亡。十年後記者康納利報導此案件時，案子仍未偵破。這件真實命案也成為作家康納利鮑許系列《後車箱輓歌》作品的故事主軸。

康納利在書中讓鮑許探長與曾出現於《黑暗回聲》的聯邦調查局女探員艾莉娜·威許（Eleanor Wish）重逢。兩人關係出現一絲曙光，讀者可以感受到康納利作品中難得一見的「希望」元素。但是到了《墮落天使》，兩人婚姻已岌岌可危。或許推理小說的英雄注定得一生踽踽獨行於這罪惡橫行的世界？

一九九八年康納利再次挑戰非鮑許系列的單部創作，寫出情節架構幾近完美的《血型拼圖》，

③ 這篇題為「誰槍殺了維克·威斯？」之新聞報導也收錄於康納利二〇〇六年出版的非小說類文集 *Crime Bear*。

不僅勇奪了法國推理小說最高殊榮推理文學大獎（Le Grand Prix de Littérature Policière）以及麥克維提獎，也為康納利贏得第二座安東尼大獎。故事靈感是來自一位接受心臟移植的朋友，這個朋友因為意識到因某人的去世才令他得以生存，而有強烈愧疚感。而康納利想起以前報導過的空難生還者，他們可能也有著同樣的感受，康納利被這種情感迷住，而寫下此部作品。小說更於二〇〇二年改拍成電影，由克林·伊斯威特執導和主演，康納利作品題材之廣與受青睞的現象亦由是可見。

康納利的作品對現實有著多層次的探討與關注，《墮落天使》裡更拋出對正義難題的探討，在作品中，當自家警局同事成了命案嫌疑犯，鮑許該如何調查？如果原本該執法守法維持正義的警員成了冷血手刃敵人的劊子手，正義的定義何在？如果正義的最後堡壘都已淪陷，區區一個命案組探長又有多大能耐可改變現狀？

而如果說《墮落天使》瀰漫著一股無以名之的黑暗，深沉的無力感困擾著鮑許探長與讀者的心緒，彷彿真相也無法帶來救贖一般，那麼這股黑暗到了《貓頭鷹的秘密》（*A Darkness More Than Night*）更形具體，一個比夜晚更甚的黑暗。康納利在本書致謝文中特別感謝前輩錢德勒給了他書名靈感。錢德勒在論及美國一九二、三〇年代反映當代社會現況的冷硬派推理小說時如是寫：「書中人物活在一個失序的世界……。人為了利益與權力將法律玩弄於股掌之上，街道籠罩著一股比夜晚更甚的黑暗。」

康納利在《貓頭鷹的秘密》中，從旁觀者的角度深入觀察主角鮑許，探索鮑許所身處的罪惡橫行的世界，並思慮著多年執法看盡靈魂黑暗面的人物，對於自身性格可能造成的改變。鮑許在直搗黑暗之心時，是否也可能披上了黑暗的陰影？

聯邦調查局退休探員麥克凱勒柏（《血型拼圖》書中的主角）受前同事之請，幫忙調查一樁

案情陷入膠著的難解命案，麥克凱勒柏愈是分析鮑許性格，愈是懷疑鮑許一生與黑暗交手，真能絲毫不受影響全身而退嗎？人性的善與惡是絕對且恆久不變的特質嗎？鮑許是否可能如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言，在對抗惡魔的過程不慎自己也成了惡魔？在久久凝視黑暗深淵時，也被那黑暗深淵看透了內心？

康納利的作品對人性的描寫手法細膩，人在是非善惡的沉浮及對人性的透析，都在其文中呈現，而他記者生涯報導過的一樁樁懸案，就成爲了他筆下精采的小說題材養料。但與現實世界犯罪事件不同的是，這些懸案到了小說中都有了令人安心的結局。而推理小說弔詭之處就在於，作案者手段愈是令人髮指，受害者遭遇愈是淒慘，作品愈能衝擊思維震撼人心。讀者在閱讀過程，一步步靠近內心最深恐懼，進行類似驅魔儀式。結局處，一切返歸平靜。

水泥中的
The
Concrete
Blonde
金髮女子



這一間座落在銀湖的房子很暗，空洞的窗戶看起來像死人的眼睛。房子是老舊的加州工匠風建築，寬廣的前廊，長而斜的屋頂上有兩扇天窗，卻沒有任何光線穿透出來，連大門上面的玻璃都無光線溢出。反而，黑暗如預兆似的籠罩著整個房子，連街燈也無法滲透進來。鮑許知道，即使有一個人站在前廊，他也看不到。

「你確定是這裡嗎？」他問她。

「不是房子，」她說：「是房子後面的車庫。你靠邊停就可以看到車道的盡頭。」

鮑許輕踩油門，他的雪佛蘭向前移動越過入口，進到車道。

「那裡，」她說。

鮑許停下車來，房子後方有一個車庫，上方有一間小公寓，公寓旁有一道木梯，門上的燈亮著，兩扇窗戶露出燈光。

「好，」鮑許說。

他們瞪著車庫看了一會兒，鮑許不知道自己會期待看到什麼，也許什麼都看不到。車子裡飄滿了那姨子的香水味，他搖下車窗。他不知道是否該相信她的話，不過，有一件事他很清楚，他沒辦法呼叫支援，他沒有帶無線電，車上也沒有電話。

「你要怎麼——在那裡！」她急忙說。

鮑許看到了，一個身影從比較小的那扇窗子後面閃過，他猜是浴室。

「他在浴室裡，」她說：「我就是在那裡看到那些東西。」

鮑許的眼光從窗戶移到她身上。

「什麼東西？」



「我，嗯，看過那個櫃子。你知道，我在裡面的時候，想看看他有些什麼東西。我們出來做生意的，總是要小心一點。結果我就看到那些東西，化妝品什麼的，你知道，眼影、口紅、粉餅之類的。就是因為這樣，我才知道是他。他辦完事之後用那些東西畫在她們臉上……你知道，殺了她們之後。」

「妳爲什麼在電話裡沒說？」

「你又沒問。」

他看到人影從另一扇窗戶後的窗簾經過。鮑許開始心情緊張，心跳加速，進入備戰狀態。

「妳多久之前從那裡跑出來？」

「媽的，我不知道。我走到富蘭克林才搭到便車，車子到大道上大概走了十分鐘，我不知道。」

「猜猜看，這很重要。」

「我不知道，超過一個小時吧。」

媽的，鮑許想，她停下來做了一筆生意，然後才打電話到專案小組，好像她真的很關心似的。現在我只能在這裡看著，上面卻可能已經有了一個替死羔羊。

他將車子加速往街尾開去，停在消防栓前面，關掉引擎，將鑰匙留在鑰匙孔，他下車後又將頭伸進車窗內。

「妳聽好，我要進去，妳留在這裡。如果聽到槍聲，或是我十分鐘內沒有回來，妳就去敲鄰居的門叫警察。告訴他們有警官需要支援，儀表板上有時鐘，十分鐘。」

「十分鐘，寶貝。你去當英雄，不過賞金我要。」

鮑許一面快速走向車道，一面拔槍。車庫旁邊的樓梯老舊而變形，他盡量安靜的一步踩三階，但